◆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詩語背後

◆江 鄰

天水圍與流浮山

初冬時節，與友人在深圳竹子林一處高樓上餐聚。冬日暖陽，高天流雲，目光越過車水馬龍的深南大道和濱海大道，一泓碧水靜靜地躺在那兒，便是大名鼎鼎的深圳灣。海灣對岸霞暉如洩，薄霧繚繞，山走城隨，就是天水圍和流浮山了。

此時此刻我才意識到，天水圍和流浮山，原來是很浪漫的名字。想想那一灣碧波之上，天水成圍，流浮為山，充滿了飄逸的動感，豈不隱隱是詩仙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的意境：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霞明滅或可睹……

可是，多少年來，天水圍和流浮山留給我的並不是這樣的意象。

天水圍第一次進入視野，緣於2008年和2009年相繼上映的兩部電影，一部名《天水圍的日與夜》，一部名《天水圍的夜與霧》。前一部是溫情的，後一部是悲情的。

天水圍位於新界元朗區，以前是一條小圍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發展成為可容納30萬居民的新市鎮。天水圍並不都是公屋區，也有私人屋苑和豪宅，但居民主體是底層人士，不少是新移民，包括通過婚姻移民的「內地新娘」。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大部分新移民收入少，受教育程度低，家庭問題如父子隔閡、夫妻反目、鄰里糾紛等突出，而社區文化十分缺乏。本世紀初年，這裏曾發生多起震驚全港的倫常慘案，媒體密集追蹤報道，將其貼上了「悲情天水圍」的標籤。

關於天水圍的兩部電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台的，直指新移民社區所面臨的經濟、社會、民生以及文化認同困境。《日與夜》試圖通過一對相依為命母子的日常生活，揭示天水圍多數居民其實過着與其他香港人並無兩樣的日子，以期消除人們對天水圍的偏見。《夜與霧》則以2004年天水圍滅門慘案為藍本，講述了中年離異的港伯李森和來自內地的曉玲一家的悲劇故事，希望喚起人們對天水圍社區文化建設的關注。

如果說天水圍印象主調是感傷的，流浮山印象則帶了些恐怖。流浮山位於天水圍以西，原本是一座小山，後來用於指代周邊數條圍村，盛產海鮮，尤以養殖生蠔聞名。元朗是14K的地盤，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這裏爆出一場與參選人有關的黑金江湖飯局。當年選戰本就波詭雲譎，流浮山飯局一下子成為坊間熱點，各種傳聞沸沸揚揚。選舉結束後，我與幾個朋友專程到傳說中的餐館去吃了一頓飯。餐館布置雖然簡陋，飯菜的味道卻很有特色。不過，大家的心思都「醉翁之意不在酒」，話裏話外，舉手投足，似乎總有幾分忌憚和神秘。

後來還去過天水圍和流浮山，是參加香港華菁會組織的體驗社區生活和幫扶基層家庭活動。當時的感覺，這裏的蕭索僻遠與港島的繁華喧囂儼然兩個世界，超出我們所能思及的範圍。但認真想來，空間距離並不遠，從中環出發，驅車深入這片社區的街頭巷尾，也要不了一個小時。

現代社會，距離其實是相對的，它體現的是一種關注度。進入視野，天涯咫尺；視野之外，咫尺天涯。香港社會長期以港島九龍為中心，視新界北部為僻壤他鄉。數十年來，政府或設禁區阻絕交通，或建垃圾堆填區、殯葬場、勞教營等厭惡性設施強化負面印象，或忽略社區文化建設造成情感荒漠。包括天水圍和流浮山在內的深港邊境，被生生做成了香港主流社會與內地之間的隔離帶。

歷史上，在香港這個以山地丘陵為主的彈丸之地，開闊的元朗盆地本是難得一見的平坦之處，也是香港最早有人類活動的地方。鴉片戰爭前，整個香港地區都是南疆邊陲，港島九龍相較於元朗屯門更加偏遠，而越靠近內陸的地方越發達。可以想見，當港島還是一個偏遠小漁村的時候，在元朗先民看來，天水圍和流浮山無疑是充滿吸引力的富饒家園。

同樣，當你站在深圳一側，透過煙濤微茫的深圳灣凝望天水圍流浮山的游霞碧波，你會想像古人遷徙的腳步來到這裏，向那片山水寄託了多少對遠方世界的嚮往，種種關於美好生活的憧憬從此處開啟……

這一切，都與你在港島獲得的印象截然不同。那麼，哪一個是真實的天水圍，哪一個是本來的流浮山？

◆從深圳竹子林遙看天水圍和流浮山。 作者供圖

遠遠望去，深圳灣大橋彷彿在雲蒸霞蔚中吐出的一條巨龍，蜿蜒起伏，把浩淼的海灣變成了內陸湖。這時候的深圳灣，如同一隻仰望星空的天眼，看透滄海桑田，識盡煙火人間。

深圳經濟特區以40餘年突飛猛進般的發展，重塑了珠三角的經濟地理。粵港澳大灣區橫空出世，各方面建設如火如荼。與此相應，香港傳統城市格局發生深刻改變，北部都會區規劃推動這座風雲之城從偏安南隅的單中心走向南北驅動的雙中心。天水圍和流浮山位居深港雙城聯動的樞紐，昔日的僻遠之地，正在蝶變為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的橋頭堡。

珠三角是全球重要的候鳥遷徙和越冬歇息地，深圳灣紅樹林及海邊灘塗孕育了大量的魚、蝦、蟹、貝，為各類候鳥提供了豐富的食物。入冬以來，時有上萬隻鸕鷀（亦稱魚鷹）飛臨深圳灣，或空中飛舞，或水面覓食，或臨浦嬉戲，漆黑的羽毛在陽光下閃爍着金屬般的光澤，像鱗片一般熠熠生輝，場面蔚為壯觀。

透過深圳灣遠眺香港，有北邊和西邊兩個角度。北岸的福田、南山區濱海一帶固然位置不錯，西岸蛇口半島上各個山頭也是好選擇。記得上次登大南山，置身開闊的觀景平台，滿灣清波碧浪和養殖蠔排，連同對岸山形地勢和社區建築，一起奔來眼底，落霞孤鶩，秋水長天，歎為觀止。我把照片發給香港山友，沒想到他們正在對面行山。一衣帶水，隔海相望，令人感慨。山友即興發來一段視頻，齊聲呼喊：木木，我們好想你！

人生逆旅，匆匆百年。北去南歸，如候鳥遷徙，因時因地，演繹着城市的興衰和世事的無常——

遙看天水向天流 漫上浮山浦漵頭
嵐霧不知騷客意 波光還漾故人愁
舉杯為解相思苦 執箸無心饌玉饈
或喜或悲皆往矣 般般往事只悠悠

字裏行間

◆黃仲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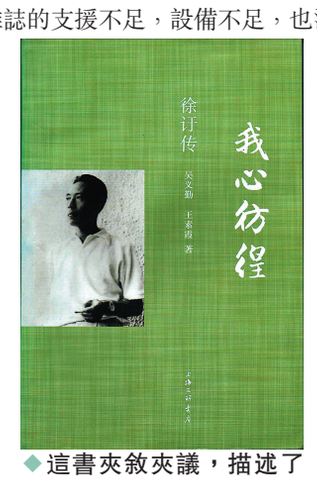
徐訏的晚年心願

1970年代，我初出道，在一家以編印馬簿而發達的出版社兼職。我做的不是馬經，而是一本四開的娛樂雜誌《大電視》。老闆黃泠的馬評和貼士據說不錯；但他的興趣，並不是馬，而是出版，他要經營一家大出版社；因此，除了影視娛樂雜誌外，還出了一本四開的時事周刊。這兩份雜誌同擠在他的馬簿印刷廠內。

據說黃老闆有一個心願，這個心願注定要虧本的，他也不惜一切去馬。於是不久，我們看到廠房一角，一個新的編輯部出現了。

那是一個文藝雜誌的編輯部；那份雜誌叫《七藝》月刊。主編是黃老闆的偶像徐訏。黃老闆自小愛讀徐訏的小說，迷到不得了。於今發達了，將徐訏聘歸屬下，那種躊躇滿志之情可想而知。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徐訏。他很少返編輯部，我們常常見到的是他的助手：林曼叔。他們這夥人，少和我們打招呼。但我知道，黃老闆要靠我們的影視刊物來支撐《七藝》和那本時事周刊。《七藝》出了四期後，停刊了，時事周刊，也停刊了。獨獨只有《大電視》，還支撐了好一陣子。後來，我總結經驗，每份雜誌的支援不足，設備不足，也沒有足夠的人手，雖是個小型或者可勉強稱為中型的出版社，其結果當然是結業大吉。慶幸黃老闆的馬經，在業內仍是一枝獨秀。



◆這書夾敘夾議，描述了徐訏一生。 作者供圖

近讀吳義勤、王素霞的《我心彷徨：徐訏傳》（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才得知《七藝》另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書中說，《七藝》是徐訏在香港編的最後一份雜誌，「1970年香港文化出版社計劃出版一套文學叢書，出版社的馮若行為此託劉以鬯介紹名家作品，劉推介徐訏與馮見面。徐訏將他的一套三部作品《三邊文學》給文華出版。」「文華」是黃老闆的出版社，和文化出版社分屬兩機構，這書此處說的不清楚。文章續說：「當時馮計劃辦一份綜合性文藝刊物，於是就打算由徐訏主編，可是在討論刊物的內容時，徐訏與另一位受聘為《七藝》編輯的林年同意見發生了分歧，原定林年同負責電影方面的稿件，他認為港台地區的電影作品藝術水平不高，《七藝》的電影欄目應多介紹西方電影。徐訏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覺得應該多評論港台電影。」兩人意見不合，雜誌擱淺。

到1976年底，《七藝》「奇跡般地又決定出版了。」這時徐訏獨大，再沒有人和他爭論了。然而，他辛辛苦苦經營的《七藝》，雷聲頗大，四期便壽終正寢。

書中說，徐訏1975年創立香港英文筆會，其目的是香港筆會成立時，他這樣的名作家竟然連一個理事都沒選上；後來雖成了理事，意見總得不到重視，於是搞了一個英文筆會出來分庭抗禮；另方面是試圖通過筆會實現推薦其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願望。由此而觀，徐訏年紀已一大把，這種嗜名之心，仍然很強烈也。而他的晚年心願，當然成泡影。

徐訏生於1908年，逝世於1980年。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整定・冚世界・唔夠喉・嗒落有味・添食；再斬四兩

《粵語講呢啲》
整定・冚世界・唔夠喉・嗒落有味・添食；再斬四兩

「整」可以指弄。經常聽人家說，天意弄人，廣東人說的「整定」就是指世間事上天一早已經決定了，用人力是改變不了的，亦即是無可避免，與「注定/命中注定」意思一樣。

「冚」讀「陷/ham6」，是一個「借字」，「本字」是「咸/haam4」，「老幼咸宜」或者「老少咸宜」的「咸」，有「全」的意思，所以「冚世界」即是「全世界」。應是有個罵人死全家的廣東話粗口「冚家×」，所以但凡聽到「冚」，人們第一個印象會是有人正在講粗口；可據上述意思，「單單」是「冚家」（全家）並無粗口成分，還是挺文雅的哩。

如果有杯飲品或者有件食物，你喝完或者吃完之後，有不足夠的感覺，你便會想多嚐幾啖/口；用廣東話說：

感覺「唔」係好「夠」，想整多幾「口」

那就是「唔夠口」；久而久之，就說成了「唔夠喉」。後來人們就用了「唔夠喉」來表示還未滿足或者過足癮，意味着想要多點。

書面語中，「嗒」有嚐一嚐的意思。廣東人說的「嗒落有味」就是指嚐過之後覺得很有味道，亦會用來比喻某人的說話或文章有內涵或者言之有物。沒多大耐性大抵是時下年輕人的通病。筆者可憑自身經歷告訴大家，要領會好的東西是要給多點時間的，比方說：好文章須經細意且反覆閱讀，方可領會當中精妙之處；有料之人也是一樣，沒相當時間的相處是沒法捉摸到其人的內涵或深度。

「添」指增加，所以「添食」有吃完再吃的意思。為何有再吃的必要？是因為之前的食物味道非常好，所以人們會用「添食」來形容之前做的某件事情效果好得很，於是會去多做一次。

「再斬四兩」指因為上次吃過的叉燒味道很好，所以再去買那時會叫燒臘師傅多斬四兩。四兩不是一個很大的分量，所以「再斬四兩」本來是指「添食」一些。後來大家每逢看到有添加，無論多少，都會說成「再斬四兩」，與「添食」意思一樣。舉個例：當年因為港產片《無間道》很叫座，片商於是「再斬四兩」，推出《無間道II》；也很叫座，於是又「再斬四兩」，推出《無間道III》。換句話說，片商是「添食」完再「添食」。

一本由某香港學者彙編的《粵語小詞典》指出，「再斬四兩」指進一步行動，所提供的例句如下：

攞到文憑之後，再斬四兩，索性讀埋碩士學位。

繼續進修算是進一步行動，但沒有看到誘因，所以大家可看出所提供的解釋不夠完滿，且所引用的例句也不貼切。

學者尚且如此，怪不得搞「粵語保育及傳承」是那麼艱巨的了！

來鴻

◆趙 剛

一聲「自己人」融化我的心

雖然，我無法預知公元2021年12月23日以及其後10多個不分晝夜無問雨雪的全民抗疫的日子，在西安建設史上具有怎樣的意義，但是，我清楚，這段短暫而特殊的歲月，已將我的身心我的生命與我的西安我的城水乳相融難解難分。

2021年12月22日，星期三，18時。習慣於朝九晚六的我和同事們像往常一樣，一邊防疫防寒全副武裝着準備下班，一邊憂心忡忡地談論起不容樂觀的疫情動態，突然接到部辦緊急通知：一，旨在有力遏制不斷升級的疫情形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研究決定，自次日零時開始，對全市小區（村）、單位果斷實行封閉式管理；二，根據疫情防控指揮工作實際需要，包括我處在內的機關部分處室在編人員實行24小時駐崗待命；三，落實市委組織部統一部署，選派我和其他12名黨員幹部組成市委宣傳部第二工作組，於次日正式下沉社區防疫一線，具體要求將由組織人事部門專項對接。

疫情就是命令！我和同事們立即分頭行動，駐崗待命同志匆匆趕赴家中拿取被褥等生活必需品，務必趕在「封城」前返回單位，而我則聯絡辦公室出具相關證明，以確保次日出入順暢。待回到家時，夜色闌珊，雖然飢腸轆轆，但是我卻無心享用妻兒專門等候我共進的豐盛的晚餐，一邊在腦海裏無數遍預想着即將面臨的社區防疫任務該如何開展，一邊下意識將手機來電音量調節得大一些，生怕延誤了組織第一時間的召喚。

大戰在即的亢奮緊緊包裹着我這個曾經擁有14年軍旅生涯的老兵！1分鐘過去了；10分鐘過去了；1個小時過去了；又1個小時過去了……突然，手機在22時30分終於響起，話筒裏傳來組織人事部門關於做好次日上午下沉社區準備的預通知，具體點位和工作任務尚在與基層單位的細緻研究商討中，明確後將即時在工作群中通報。

期待，漫長的期待！凌晨5時30分，一串音樂加震動的短信提示將我喚醒，工作群中赫然通知曰：工作組同志務必於當日上午7時前趕赴位於西郊城鄉結合部的西咸新區灃東新城三橋街辦某社區西門集合，具體任務是以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使命感、責任感，全力配合街辦和社區組織做好區域內全員核酸檢測及其他志願服務工作。三橋街辦在哪裏？某社區西門在哪裏？距自己所居住的社區有多少里程、多久車程、什麼路線……一時間，工作群裏熱鬧起來。這個疑惑自己住在大南郊，該如何趕赴？那個詢問自己住在東郊滻灞，地鐵如何通達？……很快，喧鬧的文字戛然而止，我知道，大家已經無暇打嘴仗、鬥嘴皮，已經從城市的各個角落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我不敢怠慢，三兩下將自己穿戴成北極熊，早飯也顧不得吃一口，就一頭扎進霜寒刺骨的夜幕，按照平常習慣的路線，逕直來到小區西門。不料，大門封閉，此路不通。糟糕！我轉身一路小跑地向臨寬敞大街的小區南門進發。不料，南門也緊急封閉了！我幾乎來不及沮喪，甩開步子向小區東門奔去。近了，更近了！在路燈的照耀下，我清楚地看見一名全副武裝的「大白」正站立在出入口，不住地以跺腳的方式緩解嚴寒。顯然，對方被我的凌亂急迫的腳步聲驚擾到了，一邊駐足朝我望來，一邊招呼道：「別急，腳下慢些，當心路滑！」

「大白」閱罷通行證明，又驗了一碼通，小心翼翼地摺疊好歸還給我，關切地問：「下沉幹部啊？去哪裏？」

我如實回答後，問：「從這裏出發，乘滴滴或者出租車，需要多長時間？」

「『封城』這段時間，滴滴、出租、公交車都受限制，只能選擇自駕或者坐地鐵。咱們這個出口離地鐵近些，安全、快捷又方便。」說話間，對方似乎看出了我的尷尬，笑道：「你該不是很少坐地鐵出遠門吧？沒關係，我把詳細路線講給你。」待我完全記清行程方向、轉乘線路、到達站名後，對方欣慰地點點頭，又拿出手機看了時刻，溫和地說：「放心吧，這個時間出發，寬裕着哩！」

我暗暗告誡自己，下沉社區後，也要向這位業務熟練、服務周到、助人為樂的「大白」看齊，不能讓群眾笑話咱是沒有用的花架子！告別時，我特意使用了碰肘禮，並向「大白」連聲致謝。「大白」卻憨聲道：「嘿嘿嘿……客氣啥？咱們是自己人哩！」

「自己人哩！」多麼親切的稱呼啊！我的心被深深地溫暖着，融化着。

此後，連續10多天下沉社區工作中，我始終在起早貪黑的步履匆匆中享受着雖苦猶樂的滋味。抗疫形勢的每一點好轉，無不令我歡欣鼓舞，而更令我倍感溫馨的，則是每日披星戴月經過小區門檢時，一邊用凍僵的手或出示有關證件，或展示一碼通，一邊揚着大臂上鮮紅的「共產黨員先鋒隊」臂章，學着那日「大白」憨厚的語氣，道：「自己人哩！」負責門檢的「大白」們則要麼熱情地將柵欄門開得大大的讓我通行，要麼會心地笑答：「我知道是自己人哩！只有咱們自己人，才會這樣早出晚歸！」每每這個時候，我的心每每被深深地溫暖着，融化着。

詩詞偶拾

◆王玉鳳

二零二二與愛同在

匆匆的
過了春風十里的長亭
過了心清如蓮的盛夏
匆匆的
過了斷腸人所憂傷的
古道西風瘦馬
當下正值三九的嚴寒
病毒的蔓延

但我慶幸
我生在一個有愛的故鄉
有愛的家，有愛的國
伴隨祝福的鐘聲
迎來一個全新的有愛之年

還陪伴有你的溫暖和善良
心就不再懼怕
願望必會成真